

走近邊陲之戍 4之4



掃碼看視頻

廣西與越南有着1,300多公里的陸地邊界。而在這條上千公里邊界的最南端，與越南海陸相連的廣西防城港市帶着邊境城市特有的熱鬧繁雜，在這裡，「界」的概念前所未有的強烈，從1890年的「大清一號界碑」到2004年中越北部灣劃界，豎立在中越邊境上的界碑承載着中越兩國的恩怨、歷史與未來。為了呼籲學生、村民保護界碑，退休教師黃永騰設計、組織了系列主題活動，至今已經堅持了18年。

「大山綠哩，大江清哩，青山綠水映領巾；哎哩啲啲哩，護界碑，愛界碑，風裡雨裡都不停，不怕苦不怕累，個個都是好隊員……」退休教師黃永騰作詞作曲的《護碑歌》在廣西防城港市灘散小學學生群中廣為傳唱。

昔日牛隻拴界碑上

在距離灘散小學不足一公里的地方，便是中國1346(2)號界碑。以前村民沒有意識，不僅常把牛拴在界碑上，而且經常亂丟垃圾，導致界碑周邊雜草叢生、垃圾成堆。為了填補學生國防知識的空白，呼籲學生、村民保護界碑，2001年退休教師黃永騰設計、組織了保護界碑的系列主題活動，至今已經堅持了18年，還將繼續傳承、延續。

今年3月初，廣西防城港市灘散小學少先隊員扛着紅旗，背着竹槓，提着竹筒，整齊列隊地來到離學校不遠的1346(2)號界碑前。恰逢學雷鋒活動日，學校的「護碑隊」再次利用課餘時間來到界碑旁擦洗、打掃，用力所能及的行動表達自己對界碑的愛護。「碑立在哪，國土就在哪。愛碑、護碑就是愛國愛邊境。」這個簡單的「護碑」活動成了一堂最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課。

培養學生愛國熱情

與黃永騰老師一起組織、策劃保護界碑主題活動的大隊輔導員甲世寶坦言，2001年以前，邊境小學的孩子們對界碑是一無所知，「學生只知道是一塊大石頭。」而彼時，黃永騰作為灘散小學校外志願輔導員，為了培養學生的愛國熱情，讓他們更深入地了解界碑的意義，親自設計了「與邊防軍叔叔共護界碑」為主題的少先隊體驗教育活動。

首屆活動不僅組織少先隊員成立護碑小隊，同時還聘請了一名邊防官兵做輔導，陸續開展「界碑知識知多少」、「邊防軍叔叔為了誰」、「界碑天天見」等6個系列活動。雖然時值暑假，首次活動還是召集了15名自願報名的學生，分為5組，每天到界碑處清掃、巡邏，回來之後還要寫觀察日記。

省吃儉用苦盡甘來

回憶起首次護碑活動的情景，

甲世寶感受頗深。「那時真的是太難了。」他表示，由於沒有資金，不少前期費用都是二人自掏腰包的。彼時，他的工資只有314元人民幣，為了節省開銷，住在學校宿舍的他還從家裡背一袋米、兩桶油，自己做飯省錢。

而當時已年逾花甲的黃永騰，除了自付從防城港市往來位處邊境的灘散小學的車費外，活動所需的相機、菲林、印製相冊等費用，也全是他從微薄的退休工資裡省吃儉用省出來的。「那時候，黃永騰老師從市裡到小學，需輾轉4個小時才能到達，有時候活動晚了結束沒車回去，為了節省花費，黃老師還跟我擠過幾回宿舍的單人床。」甲世寶感歎道：「為了說服家長，我和黃老師還到學生家裡動員，甚至被家長當作騙子，不過現在回想起來，又覺得一切苦都值得。」

黃永騰和甲世寶的堅持和努力沒有白費。如今，「紅領巾護碑小隊」的隊員已從當年的15人，擴展到如今的500多人。此外，護界碑活動也由灘散小學向沿邊的20多所邊境小學延伸。

退休教師組紅領巾隊「國界觀」從小樹立

護界愛碑 世代傳承

黃永騰老師(中間)和同學一起背着竹槓在界碑旁講界碑知識。受訪者甲世寶供圖



李科勇自願承擔保護界碑的職責，十數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攝

親歷邊境緊張時期 長大棄錢途守界碑

在灘散小學學雷鋒活動日舉辦的「保護界碑」活動隊伍中，一位身穿舊西服、皮膚黝黑的普通農民在一群少先隊員中特別顯眼。這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民名叫李科勇，也是保護界碑隊伍中的一員。家住防城邊境那良鎮灘散村坡頂組，李科勇2014年被聘為中越邊境界碑護碑員，而此前他已默默守護1348/1(1)號界碑十餘年。

母親被越境者殺害

54歲的李科勇從出生至今一直在小山村里生活，經歷過中越關係最緊張時期，其母親便是被逃竄過來的越南人殺害的，所以李科勇從小就對界碑有一種敬

畏，「界碑就是我們國家領土的界限，不容侵犯。守護好界碑，就是守護好我們的領土，不能讓它受到一點點破壞。」

李科勇的老房子邊不遠有一條水波澄澈的河流，不寬的河面將中越兩國分隔開來。「小時候放牛時，每次經過，我都會看一下界碑是否被人破壞，但是突然某一天，界碑不見了，我跑到邊防部隊報告情況，最終界碑也沒找回來。」2001年，國家在離李科勇家200多米遠的界碑邊上立了新的界碑——1348/1(1)號，有了此前界碑丟失的經歷，這回李科勇自願承擔起來保護界碑的責任。

颱風暴雨堅持守碑

灘散村共有6塊界碑，離李科勇家最近的有200多米，最遠的約5公里。從2001年開始，他堅持每隔三四天就到每一塊界碑去轉一轉，看一看界碑，若沒事就除草、擦擦碑，這一切幾乎成了他的日常生活。「有人笑我傻，我父親一開始也不理解，說我不是公務員，為什麼這麼賣力。」對於質疑，李科勇不以為意。

2016年7月，颱風裹挾着暴雨來襲，界河水位上漲。李科勇放不下心，寬慰妻子幾句後便一頭扎進雨裡，趟過齊腰深的雨水來到界碑邊。他又守了一個多小時，直到水位下降才安心回家。由於李科勇護碑認真負責，2014年被聘為中越邊境界碑護碑員，每月獲發放幾百元的補貼。但這幾百元的補貼遠遠不夠家裡的開支，因為放不下界碑，李科勇只能在灘散村附近做些零工。

雖然日子並不富裕，但是李科勇很滿足，他說：「村裡有些人去廣東打工，我不去，我要守界碑！有國才有家！」



一碑面三國



一座界碑分割三個國家，是中國乃至世界都少有的奇觀。在中國雲南普洱市江城縣，與老撾豐沙里省烏德縣、越南廣寧省勤念縣交界點上，就有一座三國共同樹立的三稜立體柱界碑，該碑高2米，屬大型碑，用花崗岩砌成，位於十層重巒疊嶂的山峰上，於2005年7月經三方代表實地確認碑面所朝為本國方向後完成立碑。

在中俄蒙三國交界點亦有一座0號界碑，是1993年中俄根據兩國東段協定共同組織勘界後，由中俄蒙三國共同豎立的。其中大理石碑由中國製作，三面分別用三國文字書寫國名和界碑號，並鑲嵌國徽；不銹鋼三角架由俄羅斯製作，腳架延伸對正的中俄1號界碑、中蒙1533號界碑為三國邊界線，分別呈東南、西北和東北、西南走向；底部三塊水泥基座由蒙古國製作。

資料來源：《都市時報》及人民網



位於中國雲南普洱市江城縣的中老越三稜立體柱界碑。網上圖片



甲世寶(右一)與同學們常利用課餘時間到界碑旁開展護碑活動。受訪者甲世寶供圖

2001年，首屆護界碑活動上學生擦洗「大清國欽州界」界碑。受訪者甲世寶供圖



孫子「教」爺爺：碑旁勿擺攤

甲世寶坦言，「護界碑」活動開展初期，不少家長並不支持。「暑假時值農忙季節，學生不能回家幫忙搶收稻穀，卻要花時間、精力去參加學校活動，不少家長一開始心裡都有怨氣。」然而，隨着活動開展不斷深入，學生精神面貌、行為習慣有了很大的改觀，不少家長態度也從反對轉變為支持。

「阿姨好、叔叔好、老師好……」在1米遠的距離，不少少先隊員就開始行標準的少先隊禮，「小學生養成講文明懂禮貌的習

慣，以前是鮮見的。」甲世寶說。

此外，護界碑隊員還肩負宣傳護碑知識的任務。他們把收集來的界碑圖片、故事等製成《愛界碑，護界碑》冊子，平日裡向家人和鄉親們宣傳守土護碑的意義。村民余世進說：「在灘散小學讀書的孫子告訴我，在碑上搭篷擺攤是不對的，他要求我像愛護自己家一樣愛護界碑。」在護碑隊員的宣傳動員下，從前在界碑旁亂扔垃圾、拴牛擺攤等不文明現象都已消失殆盡，甚至不少村民也成了保護界碑的一員。

特稿



中法文老界碑 見證百年滄桑

在防城港東興市，熱鬧的邊民互市交易區中，依然豎立着一座大清國一號界碑。據資料記載，1885年6月9日，清政府和法國在天津簽定的《中法越南條約》，依照條約，當時的大清國欽州邊界(現防城港市與越南的邊界)以河為界約150公里，以

山嶺為界約50多公里，即從現在的東興市竹山港至防城區峒中鎮的北風阻止，全長200多公里，共立1至33號界碑。

普查中發現，這些老國界碑中，有17塊尚立於原處保留完整，9塊不知所終，3塊遭破壞，3塊被「按規定毀除」，另

一塊則被棄在荒草中。經專家認定，最能反映國界碑特點的是17號至22號國界碑，它是由中越兩國共立的，碑的一面為中文，另一面為法文，充分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歷史特點。坐落在防城區那良鎮灘散村北河源頭景區六市江與中越北命河交匯處，曾是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吉日立的「大清國欽州界」14號界碑，石碑上面正楷陰刻的字為「大清國欽州界」，因當時竹山屬欽州所轄，故名「欽州界」。2011年，根據中越兩國政府《關於中越陸地

邊界勘界議定書》，經授權防城港當地邊界主管部門對老界碑進行清移，只保留個別老界碑，並重新勘定豎立了一批新的界碑，灘散小學旁的1346(2)號界碑以及李科勇家旁的1348/1(1)號界碑便是當時重新立的新一批界碑。